



公孫弘論

公孫弘以布衣應文學科位至宰相封平津侯開閣延士願白  
奉清約汲黯以弘祿厚而布被脫粟譏其詐傳稱晏子相齊敝  
車羸馬以朝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三百人事弘同而人品  
之邪正殊焉予讀史考弘遺事而知弘之欺世盜名其術最丁  
而心最苦也夫人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吾必  
不爲如此而人非之吾不必不爲此矯世絕俗之士也弘固不  
以爲然矣爲一事而熟思審處曰如此而人是之如此而人非  
之於是舍其爲人非者就其爲人是者此亦好名之人也而弘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一

又不以爲然弘若曰人是之而爲之非之而不爲於吾富貴爵  
祿損乎益乎其有益無損也而弘且不必爲不必不爲曰非者  
何如使之是是者何如使之不非如此而於吾有益無損也而  
後爲其所欲爲而不爲其所不可爲其或一事而是者半非者  
半則較量於是非之間必使是者有解於非而非者無辭於是  
而後舍非而就是且使是吾而吾不喜而是者益信吾是非吾  
而吾不辨而人自以非者爲非而後決然而爲之爲兩事而被  
事之是於人者或以形此事之非此事之非於人者適以成彼  
事之是如此者又不爲必是於此事者益見彼事之非非非

彼事者見此事之非非而因以知彼事之未嘗不是而後擇其  
有是無非者爲之弘之欺世盜名其爲術工而用心苦類如此  
矣弘與轅固同徵固曰公孫子無曲學以阿世弘不爲動念而  
仄目事之董子與弘同治春秋嘗謂弘希時從諛弘心銜之而  
不言汲黯於帝前切責弘詐不忠弘不辨此三子者落落寡合  
者也而重惡弘此弘之所以取容於流俗也或謂弘嘗毀西南  
夷沮卜式非盡從諛也天子以關西南夷之便發十策弘不得  
一弘之屈諛也毀於前而屈於後毀爲屈地也毀亦諛也其沮  
卜式亦猶是也凡弘所爲大抵本同而不妨見異相反而其實  
相成薄於自奉而厚於施予其大較然也後人有鑒於弘而脂  
膏自潤坐視困窮而莫惜者以爲吾恥爲公孫子之巧佞也謬  
矣夫儉美德也吐握延士大臣之所以爲國也如弘所爲使出  
於中心之誠然豈非忘身報國之君子哉

謝安謂簡文惠帝匹清言差勝耳夫以簡文之文采風流而比之惠帝然則晉史稱惠帝慙駭其說非歟程端伯嘗云問蛙鳴諷言官也何不食肉糜責怨咨也是皆絕妙清談誰云惠帝不慧乎吾謂魏晉之清談天下之至愚亦卽天下之大惡也清談不始於魏晉道德五千言王何之濫觴歟至逍遙齊物抑又甚矣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有當然不易之則是是非非何等顯易明白老氏明不足以燭理知不足以處事創爲清淨自然之說以求勝於先聖先賢沿襲至漆園乃滅禮毀義而不顧學其學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者其才辨又不及老莊於是隱約其旨詭異其詞以自飾其庸陋如鄒衍公孫龍慎到之徒是非魏晉之清談耶他如縱橫法術俳優佞幸逞其辨說以惑人主之聽莫非老莊之支流魏晉之胚胎噫剖斗折衡之論出必至於焚書坑儒堅白異同之辯興必至於指鹿爲馬爲禍烈矣哉故曰天下之至愚亦卽天下之大惡也若夫文人學士以文章爲遊戲如六朝唐人之詩賦宋元之詞曲不足道矣卽一字句間稍涉於詭譎詭於正道其弊必中乎人心歐陽永叔朋黨論謂君子有黨小人無之嗚呼

可言之謬也巫馬期曰吾聞君子不黨孔子曰君子羣而不黨

黨者天下之惡名也而永叔以九官十二牧十亂爲黨其得罪  
於聖賢大矣今

聖天子道宗堯舜心契孔顏凡所昭示臣民者無非大中至正無  
偏無黨之訓

御制朋黨論極斥歐陽修之非爲移風易俗計者至矣學者生蕩  
平正直之世沐浴莪棫樸之化可不發奮鼓勵崇正學黜異端  
以佐一道同風之休哉

宋文端公集

卷二

四

昏禮不樂不賀論

禮云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又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古無昏禮用樂之事今舉世用之以不用爲怪不大惑乎關雎之詩曰琴瑟友之鐘鼓樂之蓋宮人得賢后妃極言其欣喜歡樂之情非真考鐘伐鼓彈琴鼓瑟也借曰有之詎於來嫁初昏時耶碩人韓奕之詩備言朱幘翟裼盈門百兩之盛似而昏禮用樂詩人豈無一言及之東晉升平八年符問迎皇后大駕應作樂否太常主者按儀注云皇后入自闔闔掖門鳴鐘鼓露仗王彪之議云鳴鐘鼓所以聲告內外吉凶之常非樂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昏禮三日不作樂經典明文宜如舊儀迎皇后大駕不應鼓吹由此觀之皇家納后尚不鼓吹况士庶人乎郊特牲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而曲禮又有賀人取妻曰聞子有客使某羞之文呂氏曰賀者以物遺人而有所慶也著代以爲先祖後人子之所不得已故不用樂且不賀也然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則遺問不可廢也故其辭曰聞子有客使某羞舍曰昏禮而謂之有客則所以羞者佐其供具之費而已非賀也作記者用俗之名稱賀焉耳男女婚姻爲嗣續也父母具在猶之可耳若孤子嘗室追思父母之心願爲有家自吾初生已然而今婦入而親不

遽矣承筐饋食醴婦饗婦之儀何等鄭重而止博廟中之一極  
言念及此悲且不勝何有於樂與賀乎而况子有家而父母老  
雖一堂歡慶而人子之心能無懼乎曾子問昏禮旣納幣有吉  
日而遭喪使人致命於女氏曰不得嗣爲兄弟豈迫於禮制哉  
亦行其心之所安焉耳若不樂不賀非有格礙難於行者世俗  
不足責士大夫明知非禮而安然爲之弗思甚耳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六

大傳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別子者適長之母弟無母弟則庶弟之長者如周公文王之別子也周公自爲祖繼別者魯公也不獨凡蔣邢茅管蔡邲霍宗之自文武以下世世子孫莫不以魯爲大宗焉繼別云者謂繼別者世世爲大宗也爲祖卽爲宗非待再傳而後爲宗也凡此皆爲諸侯公卿世爵者言之若今始遷始貴而爲祖者卽以始遷始貴者之適長爲宗而世世繼之爲大宗焉五世而遷者繼高祖者也如戊乙衆子也其子二長己巳次己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七

庚己庚宗己巳此繼禰之宗也己巳己庚又同宗其世父戊甲之長子己戊此繼祖之宗也祖亦庶也則己戊己巳己庚共宗其伯祖丁丁之適孫己丁此繼曾祖之宗也會祖亦庶也己丁以至己庚俱宗其曾伯祖丙丙之適曾孫己丙曾伯祖丙丙之適孫高祖乙甲之適元孫也此繼高祖之宗也至己丙之子庚庚則高祖乙甲當祧矣祖遷於上則宗易於下諸己之子各以其親爲宗不復以庚庚爲宗矣繼禰繼祖繼曾繼高爲四宗合大宗爲五凡此五宗者不獨昆弟輩宗之卽諸父以上莫不宗

大宗者尊也尊大宗者尊也始祖曾小宗者尊也高曾祖父也



以尊治卑小宗之治治以高曾祖父大宗之治治以始祖也  
人之身同父之宗治之同祖之宗治之同高曾之宗治之同始  
祖之大宗又治之且不翅始祖四親之治之欲爲不善可乎記  
曰尊祖敬宗今人卽狂誕無忌見祖若父未有不肅然敬節  
者卽祖父之見子孫雖褻亦必斂容以待人能以敬祖父者敬  
宗子宗子亦必以敬祖父者敬宗人而宗人又莫不交相敬鄉  
鄰風俗之美孰有過於是乎自宗法廢上之人欲家喻戶曉使  
藉勉於孝弟姻睦難矣宗法旣不可復爲收攝人心計莫如立  
祠堂聚會合族之長幼尊卑以祀其先自高曾以上邇始祖原  
原本本瞭然在目而餽餘介福備言燕私親愛之心油然而生  
所裨於世道人心者大矣吾鄉雖樵牧能言十世以上祖三家  
村必立祠堂以祀其始祖大家又立小宗祠以祀四親大宗祠  
以族之派尊而長者主之雖非正體而儼然一族之長舉什伯  
子姓相與仰而承之而此族長遂爲一族之統紀是猶宗法之  
遺意歟若小宗則非如大宗法之必不可復乃吾鄉四親之廟  
亦以所屬長者主之無論於正體傳重之義有乖且所謂四親  
者自宗子言之也若所屬之長者或爲宗子之叔或爲宗子之

叔祖爲宗子之叔祖者高祖之孫曾祖之子也是所祭者祖  
又上四親也宗子不特祭其高曾齊可言也而使其祖父不

父非四親也宗子不得祭其高曾猶可言也而使其祖若父不得享正祭而比於無後之祔食又何貴有此四親之廟乎何如不祭之爲愈乎朱子謂當立小宗法祭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此亦未爲確論親盡而祧者情無窮而禮有制也喪祭無二主可攝而不可易今以當祧之祖移祀於伯叔之位勢必伯移於仲仲又移於叔叔又移於季假而富貴貧賤之不齊祭以大夫者易而爲士與庶人以士庶人者復易而爲大夫此義理必不可通者也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禮也旣祀祧祖於伯叔之位則凡同高祖之親之服未盡者皆駿奔於高祖之廟將又以主高祖祭之伯叔爲高祖之宗乎且此伯叔之祖若父皆別子爲祖者也旣移祧主於其廟則別子不自爲祖不惟高祖之宗亂而曾祖祖父之宗皆亂矣如此而謂之小宗法可乎今功令嫡孫承祖重主喪主祭伯叔皆隨其後承祖重者卽承高曾之重也是小宗法未嘗廢所廢者收攝統紀相維相制之道耳自遷祧之說出所謂承重者亦將格而不行矣又安能復宗法乎

萬氏斯大辨承重之義反覆數百言大都謂祖後父沒而曾祖在適孫不得承重予謂重之義有二宗廟祭祀之重宗子主之此萬氏所謂歷世相傳之重也三年斬衰之喪虞祔祫禫之祭適子主之子主父喪謂之主重不可謂承重承重者父歿而子承高曾祖之重喪重祭於父也承祖重者適孫承曾祖重者適曾孫也萬氏謂子代父重其說謬已禮有攝主謂適子不在或幼而暫爲之攝也父沒而子爲主謂之攝可乎且弟曰代爲之主耳則庶子可也庶孫亦可也何必適孫乎若謂代父服斬衆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十

子與適子同衆子死衆子之子亦將斬衰三年乎又云禮冢子之喪父主之曾祖以衰老而使曾孫代之耳若然則是代曾祖非代父也借使曾祖自爲主不令孫代將不服重服乎萬氏不謂兩重之義故愈辨而愈窒耳至云喪服傳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此就適孫而言無適孫亦無適孫婦也舅沒姑老而傳不以年計父死母爲內主者唯子幼未娶者則然已娶未有婦不爲主者此說先儒所未及予向亦疑之今細釋禮意而知其說之不誣焉婦人以從夫爲義易云利牝馬之貞謂不自

爲主也後世有母后擅權爲國家害者矣制禮者有見於此故

云舅沒姑老而傳明老而傳之不係乎年而係乎舅之沒也防  
微杜漸之意深矣若夫孫婦承重而姑服衆婦之常服爲各盡  
其道假而有承曾祖之重者姑服孫婦之服於義豈爲允協蓋  
老而傳者傳適婦之重也重雖傳而適婦之名白在欲不服斬  
衰可得乎

朱文端公集

卷二



比歲病憊多由飲食藥餌失宜之故乃增訂舊著養疾論以示兒子雖然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

養疾之說見於記呂叔簡先生部分條晰至數千言而其最切要者則戒聲戒動與飲食醫藥數者而已其曰戒聲也在病室入如竊出如竊立如寐坐如尸無嚏噴無咳咯無履聲無衣聲無安置器物聲無喘息聲門之闔闢有聲者漬其樞戶之見風自掩者棧其扉其曰戒動也增減被服無令知覺揮扇無風揮風無力寐勿呼安勿動誤勿正欲勿違凡此不獨視無形聽無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十一

聲卽人子之視聽亦幾泯焉非至敬至愛者能如是乎若夫飲食醫藥之道吾得而廣其說焉所貴乎飲食者時也新也備也欲也飲則飲食則食記曰饕飲不離於閣無疾且然况養疾乎病人胃弱一物屢進則厭之矣所取乎備者惟其新也惟其欲也人情之於飲食有一生之欲有一時之欲有病中無定之欲其或忍而不言必體其意而進之問所自來則曰某某所饋也所愛子弟若侍者必使餽其餘命藏之則復進其不可進易之而弗以告也問食物價曰賤甚問食宜否窺其所欲食曰宜也

平必嘗之而後用勿誤不如是

平必嘗之而後知勿誤不如是人子之心不安也况養得其道則疾平而生否則劇而死無論生而疾平也卽親常疾子常養至十年數十年以視乎無親可養者其情何如也嗚呼可不慎歟縱使決無生理而人子常異幸於萬一至於氣絕而復而襲而斂猶望其生况疾時乎或曰家貧乏醫藥之費奈何曰鄉隣可乞也身可備子可鬻也愚夫割股食親雖非理之正然卽是推之凡可以養其親者何所不至哉曰有父母俱疾者有祖父母父母俱疾者甚而妻若子俱疾者幾幾孤影別無期功之親顧此則失彼可奈何曰祖父母父母一也一時俱疾卽一時俱

養於彼於此竭其力之所能爲若妻與子死生付之天命不得以分其心焉曰有父母疾身亦疾者奈何曰身疾未甚則力而致養焉否則厚其酬而使親屬及外親養之而時告其親以已疾漸愈狀藥餌祈禱則先親而後身凡此委曲周詳皆本乎惻怛之至性非他人所得代爲謀視乎人子之自致耳抑予聞徐績爲姊躬親湯藥庠家憐兄不畏癘疫不獨父母當養已也人有疾病行道之人猶憐之况骨肉之親乎

喪大記九月之喪不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  
葬食肉飲酒不與人樂之期功之服且然而况三年之喪乎維  
記父有服子不與樂母有服聞聲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  
其側父母妻有期功以下之服爲子與夫者且然况身有服乎  
然猶曰父母也妻也若大功至避琴瑟於凡人之有大功者皆  
然不必所親也猶曰將至也曲禮隣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  
歌不必有服者之至吾前也又云居喪不言樂言且不可而况  
聞之而作之乎人卽不肖未有不痛其親之死者作樂以自娛

天下必無此禽獸不如之子若以宴樂弔賓不知賓之來弔哀  
乎樂乎子於是日哭則不歌禮弔日不樂况當弔時乎或曰以  
娛幽魂其說尤謬死而無知則已其有知能不自悲其死乎卽  
不自悲見子孫哭泣有不惻然心傷乎幽明一理絲竹管弦樂  
者聞之則樂悲者聞之益悲爲子者何取嘈雜喧沸以悲其親  
也律載十惡不孝一曰居父母喪作樂黃佐云凡喪不得用樂  
及送殯用鼓吹雜戲紙幡紙鬼等物違者罪之愚民縱不可與  
言禮能毋畏法乎

思哀論

論語曰喪思哀思則哀不思則不哀矣親喪固所自盡也苟哀慕不至雖衰麻啜粥與食稻衣錦何異乎蓼莪之詩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孝思之誠篤於斯已極然皆人子必至之情也子之身父母之所生也怙於父恃於母怙恃於所生也自何怙何恃而人子無生矣非無生也無生我者生猶不生也故曰不如死之久也人窮則呼天疾痛則呼父母即父母已沒常若呼之而輒應也杳迷恍惚之頃常若父母之顧之復之也蓋子之身即父母之身子之疾痛即父母之疾痛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地下有靈吾知子一呼號父母一呻吟也父母而外皆與我分形者也誰復知我疾痛者乎今試於何怙何恃之日追念依依尋下之時子雖長且老父母視之依然孩提也子亦不自知非孩提也父母呼而子應耶子呼而父母答耶猶是孩提之稱也猶是孩提之稱其父母也融融泄泄之狀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矣言念及此終天之痛恨可勝言乎若夫自幼而孤者與之言天倫聚順之樂其傷心刺骨爲何如也四牡之詩曰不遑將父不遑將母陟岵之詩曰瞻望父兮瞻望母兮行役之

悲亦良苦矣而無父無母者雖陟岵陟屺而茫茫宇宙不知瞻



望於河所無可將而後知不遑將之情景爲不可得也此所謂  
出則銜恤也問喪云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  
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喪矣亡矣  
不可復見矣此謂旣葬反哭時也而悲哀之情則雖歷十年數  
十年以至於死無時無刻而不然矣邵氏居喪雜記曰父兮母  
兮不可作矣不惟生之日不可再得死之日亦不可再得矣大  
哉天地間日復一日予安所求哉痛哉斯言送終之慘莫甚於  
彌留屬纊以至飯含殮殯之時然且持手足候喘息也旣絕而  
獲尸呼號也襲而舍而殮聲不可得而聞面目猶可見也掩而  
冒而殯面目不可見柩棺猶在也旣葬矣欲撫柩而哭可得乎  
而况遊子天涯不親含殮未嘗見親之死也不解吾親之何以  
不在也眞耶夢耶入門惘惘之狀不自知其心之何所繫而身  
之何所着也問喪所云反哭而弗見者其哀猶淺惟入門而如  
見也上堂入室又如見也無處而不見而實無所見此人子之  
所以終身悲愴而不已也詩云入則靡至其此之謂歟獨是顧  
復罔極之思人所共知也王裒而後未聞有讀蓼莪而不勝其  
哀者誰非人子乎弗思矣耳

節哀論

檀弓曰喪禮哀戚之至也節哀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夫人  
生可哀可戚之事多矣未有如親喪之至者也至矣無以節之  
勢不至於滅性不止節者節其哀也哀不可得而節於其飲食  
衣服居處節之孔子曰戚容稱其服言中心之戚視外以爲之  
節節其外卽所以節其內也節與除異節從重而輕除從有而  
無重變爲輕有變爲無皆變也將變有爲無先變重爲輕斯其  
變也順而易如三月變食粥爲蔬食變三升四升爲六升七升  
之受服變倚廬爲剪屏挂楣期年又變爲菜果爲功衰爲堊室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七

大祥而食醢醬服織縞復寢猶未也禫而素端黃裳而醴酒而  
乾肉而後復常焉當其二月而變也人子之心弗忍也然稍節  
焉耳禮在不得不然也當其小祥而變也人子之心又弗忍也  
稍節焉耳禮在不得不然也至於大祥可以除而不能使之遽  
除也且三年中以漸而殺者不知凡幾而練去首經祥去經杖  
則前此之變而無受者也迨夫復吉而除則所待除者無多故  
亦勉而爲之假如初未變而從輕云三年而驟奪焉烏可得哉  
經曰順變謂順其性而遞變之亦甚漸積引導使之不自覺者

然也意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而必抑之使俯而就者

君子念始之者也夫不忘吾身所目始過且不敢而況不及乎  
彼忘哀短喪者尙得謂有心人哉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六

爲人後者降服父母論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服期非降也服以期爲斷三年加隆焉耳不加隆於所生者專其隆於所後也或云所生與所後本兄弟也白爲人後者視之則伯叔也故以伯叔之服服之若然則再從一從者將服功總之服乎且父母也而伯之叔之曾不若嫁女猶存父母之名也律有僧道不拜父母之條僧道矣猶父其父母其母况身在倫紀之中者乎宋人濮議明人大禮議有爲此說者皆一偏之見未爲通論也

五倫無師生統於朋友也儀禮朋友之喪麻朱子家禮三月總而師獨無服非缺也君子之所教者五其恩誼之淺深有差矣下逮僧道菟術之流莫不有師焉概而曰師生耳欲制爲一定之服可乎朋友之異乎師生者師不同而友則一也同德之謂友同業之謂友相勸也相規也友得我而德日進我得友而業日修若是者闕里諸賢而下若二程張邵韓范司馬以及考亭東萊宣公庶幾無愧不如是不謂之朋友也豈若弟子之於先生雖一技一業之傳不可不謂之師乎然則今律何以無朋友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十一

服曰近代之無朋友久矣而五倫必不可缺姑就其相知相好者而予以朋友之名其誼之厚薄未可以槩論故律不爲制服猶之師之無服也顧予更有說焉廉藺之交曰刎頸雷陳之合曰膠漆自有刎頸膠漆之友而道德之友亡矣雖然獨不得聖賢爲之師耳以彼情誼之篤摯使得遊於孔孟程朱之門則夫相知相好者皆相規相勸之良友也此先儒所以惓惓於師道之立歟抑予聞李白禪服痛哭泣盡繼之以血范式素車白馬留止塚次爲修墳樹故人之情厚矣彼翻雲覆雨者可不愧乎

甚矣丘墓之不可不慎也不慎而待修不慎而待遷與舉而委諸壑何異雖然高陵深谷有時變遷入事物理常出意外假而灌木叢蔚可不芟乎狐兔是穴可不驅乎日久樹根近竈可無掘除乎有盜一坏之土者可不培覆乎水溜石崩可任暴露乎城郭道路之必不免可聽之乎又有家貧子幼或緣他故而藪葬者可無改圖乎章子母櫬馬棧君命改葬而不從以無父命也吾謂章子之事親生則責善死則將順其過不惟不孝於母并不孝於父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禘之論不一禘已反於寢練而後遷鄭疏也禘於廟祭則祀祭之呂氏說也大祥禘而遷伊川橫渠之論也練而後禘者殷道天子之所善也朱子從禮疏禘於卒哭準程張遷於大祥折衷具有深意而後儒乃以兩禘爲疑徐健庵謂旣葬迎精而返魂魄惟祖考是依禘祭重在合享不重在入廟祖考之靈無乎不在至欲禘祭於寢堂夫禘附也亡者附祖非祖附亡者今使祖考之靈就亡者而受祭於禮安乎要知禘而遷者主高曾之祀之宗子也死而無知可不祭其有知身則已矣而四世神主猶書孝子孝孫曾元某也烝嘗大典再期不舉死者能無恫然卒哭而禘蓋體死者痛念祀典之缺而禘而祭之也他若別子爲祖並不得與祖考並列廟庭回思生時趨蹌共事隱痛何如卒哭之禘回所樂得而惟恐其不早也夫何靳焉至喪事卽遠謂始死由室而阼階而客位而中野自近卽遠不以柩返也若謂主出不得返何以魂帛旣出待返虞而埋耶

河間某生者妾出子也父亡適兄旋歿某發憤以書爲誦立祠堂以祀其父及適母將以生母附而族人不可告學師及有司亦不可告觀察又不可某號痛憤恨而縊時人謂此生不知禮吾意生固未必知禮謂生不知禮者實不知禮之其者也喪服小記曰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祔者卒哭後祔祭於廟也如謂妾母不當祀烏得祔於廟乎又安得有妾祖姑及中一以上之祖姑可祔乎或曰中一以上爲高祖是妾母之祭至元孫而不廢也而小記又有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之文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其故何歟曰小記妾母不世祭之義先儒之論不一以意釋之慈母謂父命爲母子者也妾母或未有父命而身受慈恩也慈母同歿後爲壇以祭及身而止決非所生之母也曰然則妾母世祭者其惟爲後之庶子乎曰庶母之祭附於嫡母主之者宗子也何論所生之爲後與不爲後乎又王制士一廟庶人祭於寢某之父庶人也其兄亦庶人也其得爲父立廟以某爲士也宋史禮志廟爲衆子立宗子主之宗子沒其子不得而主得立廟者主之今某兄卒則某得主祭矣而黜其所生之母可乎近

世士大夫有以庶爲嫡者皆惑於庶母不祭之說也使知妾母



世祭之禮又何用僭嫡與

永文端公集

卷一

一



世之惑人者多矣而酒爲甚古人祭祀燕賓養老外無飲酒者  
論語記孔子惟酒無量卽鄉飲酒禮所謂無筭爵也飲無筭爵  
而不及亂惟聖人爲然然孔子嘗曰不爲酒困何有於我是聖  
人且不敢自必其然也夫以聖人所不敢自必者而欲以責之  
常人難矣故欲無亂不如不飲而或且曰酒忘憂也嗜酒者有  
托而逃也抑知人之所以異於禽獸獨此心耳心難覺而易昧  
悚惕之震動之猶懼其未也無端而昏之以酒不大惑歟孟子  
曰生於憂患死於安樂忘憂是忘生矣小宛之次章曰彼昏不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知壹醉曰富此遭亂相戒免禍之詩也未聞終日酩酊而能脫  
然於亂世者矣吾嘗謂陰司果有地獄其必何晏王弼輩居之  
蓋自曠達之說起一時輕薄之徒爭相趨效而學士大夫又美  
之以文章風雅之目而淑慎爾儀之君子反詆爲鄙吝蓋至是  
而酒之中於人心風俗甚矣獄訟繁興猶其後焉者與先王知  
飲食之欲不可以盡蠲而思所以遏其流於是制爲飲酒之禮  
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不醉則不亂不亂  
則無惡於酒此鄉飲酒之禮不可不亟講歟

乾坤者對待之體六子者流行之用筮卦之數陽極於九陰極於六陽主進進至於無可進則退九退而爲八八少陰也陰主退退至於無可退則進六進而爲七七少陽也圖極所說動極而靜靜極復動動靜互爲其根者卽筮卦九六進退之謂也動極靜極者二太陰生於動極陽生於靜極者六子也圖說不言四象八卦義已見於是也此陰陽流行之用總不外乎兩儀對待之體先言用而後及體者一生於兩一見而後兩立也或問陽變陰合而生五行五行非卽四象八卦乎口四象八卦乃兩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儀之倍分五行則兩儀之所資以爲用也文圖離坎居乾坤之位後天入用故也五者之氣彌淪充塞播於四時凡陰陽之流行皆此五者行之也此水火木金土之所以各行也二氣五行同出於太極生則俱生而無極太極之蘊卽在陰陽五行之中同出於太極者亦各具一太極也無妄之理與不二之氣渾淪融洽而無間其合也其妙也妙合者一也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氣含乎理內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理行乎氣中也理氣之綱縕分之無可分兩非兩五非五也一而已矣一故妙妙故

疑則生不息矣乾天也坤地也信乎其質則五行性成於

天地言乎其氣則二五實生乾坤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女分而形交氣感萬物化生天地者萬物之大父母也人與物同具此太極之理而所稟之氣有清有濁人靈於物而人之中又有頑秀之別焉五性動而善惡分出吉凶悔吝所以紛然多故也惟聖人定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人極立而三才位焉定之者定此感動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定之以中正仁義所謂先立乎大其小者不能奪也中正者仁義之中正也先儒以中正爲禮智禮所以節文斯二者智則二者之正而固也言禮智不足以盡中正言中正而禮智在其中矣通書云性者剛柔善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七

惡中而已矣剛惡柔惡故非中剛善柔善亦未必皆中剛柔者仁義之偏也凡物立於偏跛之地則脚根不定中則得所止而定矣大學曰知止得止易曰艮止定之謂也求止之功在於格致誠正而其要不外於主靜靜者動之本易所謂無思無爲寂然不動是也廓然大公性也無極太極也物來順應情也太極之理蘊於中而發於外也天稟陽動而靜地稟陰靜而動而要皆根本於太極太極之理本靜也聖人主靜而性以定定則動靜隨時而因應不窮聖人一天地也極者至也道理至此盡頭

更無去處故推行變化而不可測皆自極生也自氣言爲陰陽

白質言爲剛柔自人心而言爲仁義動極者純陽也動極而靜  
乾卦所謂用九陽而陰天極也靜極者純陰也靜極復動坤卦  
所謂用六陰而陽地極也主靜而動以定者聖人洗心藏密吉  
凶與民同患仁而義人極之所以立也曰陰陽曰剛柔曰仁義  
對待之體也曰陰與陽柔與剛仁與義流行之用也與云者自  
此及彼一而二二而一張子所謂一神兩化也原始反終無終  
無始者精氣游魂屈伸往來之妙也大哉易乎聖人立教以裁  
成輔相君子修德以趨吉避凶孰有外於是乎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天

太師曰君子之德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內末自取滅亡之道也

張聰以議禮驟貴怙寵恣睢剛愎猜忌屢興大獄世宗之罪人也然所議大禮則實有可取焉禮爲人後者爲之子降其父母期何爲降其父母期天之生人使之一本不可以二考也是故世宗考與獻則必伯孝宗矣考與獻而伯孝宗孝宗之尊親如故也慈壽太后之尊親如故也不以稱伯而有損亦不以稱考而有加也若考孝宗則叔興獻矣爲人子而以父爲叔可乎繼世之君臣其諸父天子之貴不以屬通以所生爲伯叔是爲天子而臣其父矣若特加殊稱尊爲帝后則未聞有姪爲天子而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帝后其叔父叔母者也當日禮官屈於聰桂之論乃議加稱爲本生皇考夫謂之本生者對所後而言也所後者不可不爲之後世宗可不爲孝宗後徒以八承大統強立父子之名外其父母以爲本生是亦不可已矣乎且所貴乎爲後者重祀事也天子祀四廟皆繼統之先君不必親祖親父也親祖父而不爲天子不得附太廟漢宣之四廟文景武昭也而悼考不與焉光武之四廟元成哀平也而南頓君不與焉孝宗假不立嗣固無失四親之饗興獻既不附廟自無子正統之嫌何所取而必以孝

宗考又何所禁而不以興獻爲父子乎廷臣議以益王子崇

仁主獻王祀他日仍以皇次子後興國改崇仁爲親藩是世宗  
舍其父而父孝廟又使崇仁舍其父而父興獻他日復奪崇仁  
而以皇子爲祖後父子大倫展轉更置此何禮也或云天子以  
宗社爲重不得顧其私親是已然所謂宗社爲重者重繼統也  
統不絕則宗社無恙矣繼嗣何關重輕乎宋司馬光韓琦以仁  
宗無子請擇宗室子豫建於青宮蓋將付以大統必早定父子  
之名以慰臣民之心是宋人以繼嗣者繼統嗣子之建爲付托  
計也明臣乃欲以繼統者繼嗣將謂大統之付特爲故君嗣續  
計乎試問遺詔迎立世宗爲祖宗統緒乎抑以天下爲孝宗易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嗣子乎世宗之入繼繼大統乎抑以其身爲孝宗嗣而易天下  
於武宗乎從繼統而言謂父母爲私親可也從繼嗣而言所生  
之至性豈勢位所得而奪乎天下有死而無嗣之人未有生而  
無父之人羣臣不忍孝宗之無嗣何忍世宗之無父乎世宗之  
繼統繼武宗也武宗無子而以世宗後孝宗卽此可知繼統之  
非繼嗣矣幸而世宗爲孝宗猶子假令憲宗之子入繼亦將以  
爲孝宗後乎舜有天下祖顓頊而宗堯是亦繼統也使舜以堯  
爲父而委瞽瞍之祀於象吾知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矣衛輒

不父其父而爾其祖當日國人有爲衛服者亦持宗社爲重之  
言而聖人言爲政必以正名爲先名不正則言不順以社爲重

說而聖人言爲政必以正名爲先名不正則言不順以此折衷  
大禮可息盈廷之議矣至禮經大宗爲後之文爲大夫士言之  
也士大夫之尊不得加於諸父故無嫌也必大宗而爲之後者  
大宗者百世不遷之宗亦歷世相承之宗也不幸而宗子無嗣  
必以同宗之支子繼之若兄終弟及則與五世而遷之小宗無  
以異矣此所以爲大宗後者爲之子也豈所論於繼統之天子  
乎大君者天地之宗子非族人所得而私烏有所謂大宗小宗  
乎禮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周公別子也繼別者伯禽也姬姓  
世世以魯爲大宗非以周天子爲大宗也今以大宗爲後之文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爲天子繼統之禮宜乎諸臣之曉曉不已夫至世室之號世宗  
自謂皇考亦當敦讓且云朕奉天法祖豈敢有干大廟自豐坊  
倡爲明堂之說嚴嵩和之乃至稱宗配帝大亂常經使後人追  
咎德柱之濫觴是則豐坊嚴嵩者又德柱之罪人也



賀烈女山西崞縣人未嫁夫亡奔喪守志越三月偕其婢安氏  
投環以沒賀氏兄生員某走京師乞言為表章予傷二氏之死  
又追念吾女之守義而卒與賀等於是砥筆而書曰人情所最  
苦而甘之若飴百折不可奪者莫如女子許聘夫亡守志而繼  
之以死功令年未三十而寡迨五十得旌其門獨室女未婚守  
節及以身殉者例勿旌說者遂謂此詭僻之行顯悖乎禮教至  
比之異端邪說之為世道害也謬哉夫所云悖乎禮教者吾聞  
其說矣曾子問云三月廟見稱來婦也又曰女未廟見而死則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歸葬於女氏之黨夫婚三月矣徒以未  
廟見而不成婦死而葬於女氏之黨則未嫁者之不為夫婦可  
知矣又周禮媒氏所掌禁遷葬與嫁殤釋云遷葬謂成人鰥寡  
者嫁殤謂嫁殤死者不言娶可知也然則未婚守節固周公制  
禮之所禁歟為此說者讀書泥於文辭而不求其理之安者也  
吾得而辨之昏禮之最可疑無如三月廟見左傳鄭公子忽如  
陳逆婦陳緘子曰先配後祖是不為夫婦夫先祖而後配是未  
婚即廟見矣或云緘子所謂祖乃告而親迎非廟見也信斯說  
也既以親迎告矣婦入而遲之三月而後見事死如生之義固

如是非解者曰三月之內恐有可去之事故不廟見然則廟見  
矣雖有可去之事將不去乎竊意春秋於親迎書至至者以婦  
之至告諸廟而見之也是至日廟見之明證也婚三月矣擇日  
而祭於禰亦云廟見者前以新婦見至是乃以主婦見也禮曰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註云如舅姑存時盥饋特豚  
於室也又云此謂適婦供養統於適也然則衆婦與適婦之舅  
姑在者將終不成婦乎未三月而死者歸葬乎否乎卽就曾子  
問言之親迎在途而婿之父母死改服布深衣以趨喪釋云若  
家婦則主喪拜賓如以爲未爲婦也安用趨喪乎又安得而爲  
之主乎又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婿齊衰而弔夫死亦如之夫  
婦人不出疆而弔今以室中處子於素不覲面之人斬衰而哭  
不謂之夫婦可乎周禮禁遷葬與嫁殤語不可解意自周公制  
爲合葬之禮遂有已葬而遷耐者有未嫁長殤而葬於夫族者  
此以私意牽合附會而於義無所取故禁之以防其流非未婚  
守節之謂也或疑詩書史傳所紀未聞有此是殆古人所不爲  
歟抑有之而載筆者擯弗錄歟曰正史以格於令式而缺焉未  
備其他雜見於傳記小說則儒者所不道也然易詩有之矣易

歸妹之上六曰女承筐無實士刲羊無血朱子本義謂約婚而

不終者夫不終矣而猶歸儼然婦贊於舅姑也而婦之義則虛矣栢舟之詩曰髧彼兩髦實維我儀兩髦者剪髮垂眉本童子節成人弗去示人子事親已長不忘猶慕也詩蓋曰彼垂髧者孰謂非我匹乎小序謂衛世子共伯妻作此以自誓豈有世子妻寡而可奪而嫁者乎况考史記衛世家共伯之死已立爲君矣序與史記俱不足信要之此詩爲節女誓志而作無疑矣且古今禮俗固有未可槩論者古者風俗淳厚所重在禮今世人情反覆所重在信非謂信行而禮可廢不使不信者藉口於禮之未備也律載已報書及有私約而悔者笞別聘者改正豈不

朱文端公集

卷二

書

以一言許諾夫婦之倫已定而終身不可易夫是以貧富貴賤之中更以及流離瑣尾兩不相知至於愆期而卒不敢他乎夫生而悔者嚴其罰死而不二者斬其旌國家立制夫豈苛刻於節女其謂此非常之事聽有志者之自爲若樹之風聲將有作而致其情者矣夫國家無旌法則無所冀幸詩書隱其文則無所效法無所冀幸效法而爲之者發乎至情而不容自己者也予長女許嫁李氏既有吉期而婿死女守節十有三年而歿矢志之初有引禮經難之者曰吾知非禮吾志不可強也將歿曰勿請旌本無可旌也吾女自以爲不合於禮而不能強其志之

所不爲若賀氏者則不知有所謂禮而直率其性之所欲爲而已斯所謂無所冀幸效法而發乎情之不容已者乎獨是殺身所以全節也賀旣得行其志矣奚以死爲曰賀欲爲夫立後而不可得而族人之耽耽者且以郝老方卜宅於賀之北隣將謂賀氏以節爲名而據其夫家之產污孰甚焉以是憂憤激切而之死以畢其志也悲夫抑更有異者賀之守爲夫也安何爲乎賀之死殉夫也安何殉乎賀初聞喪以守志告其父母父母不許也安氏從旁贊曰悟姑可爲誰不可爲者我願偕往相依墜世曉曉之口不足聽也言訖二女矐目相對激昂之狀形於面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壹

顏維時隣里族黨之愛憐賀氏者一室嘈雜各以不入耳之言相勸勉及聞安氏語舉座凜凜不能置一喙而賀氏父母惟熟視二女歛歛太息已耳夫以賀之至性孤行固不待將伯之助而力排姑息之論以成就乎不朽之節者安之爲功於賀不少矣然則賀死而安之志畢矣卽不從死於賀乎何負於安乎何損而安之意以爲賀之守節而死吾則成之賀死吾生是厚於人而薄於己也豈徒事主不終已哉賀爲夫死安爲賀死各行其意之所是而安之慷慨殉義尤剗前人所未有實奇而不失

此正者也賀生而守節卽二氏自初至死貞靜幽閒之狀甚悉

世一正者也賀生三可三行四一五  
澆滄蔡少宗伯已爲之傳予不贅安氏所謂悟姑者賀之同里  
人未嫁夫死守志以養其舅姑以孝聞

宋文端公集

卷一

三

各屬饑冊數百萬戶而生儒不與初怪有司匿不報既而思  
子讀書勵行首先立志若蒙袂輯履於有司之前與凋瘵齊民  
比肩乞賑得請則嗟來不得則麾去辱身賤行莫此爲甚此諸  
生所以寧死不願登名饑籍歟雖然

國家設學校以養士苟坐視捐瘠而莫之救司此土者咎將安  
辭使者經過地方親見諸生羸之狀不禁惻然嗚呼硯田之  
豐稔無期菑圃之逢年向遠向隅獨泣實切傷心於是酌量  
恤除平日多事及有產業者不給外其實在饑困之廩贈附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每名給米若干計平汾二府及沁州陽城四十八學共需銀若  
干使者暨兩院司道府州縣分別捐湊先飭所司查明冊報發  
學給領越旬日平守率諸生來謝相見問饑困狀咨嗟嘆息伏  
地不能措一語於是離席而告之曰士之品有三其上者吾姓  
吾命足乎已無待乎外雖簞瓢屢空樂在其中富貴貧賤何足  
動有道之中乎其次則讀書談道立志卓然以天下爲己任才  
猷生於動忍氣骨鍊於艱貞窮困之來天之玉我於成也夫何  
患下逮文人才士曠達風流雖半菽不飽而蕭然高致歌笑自

如饑寒所切昔焉者生學孔顏之學樂孔顏之樂處爲真儒出

爲名臣震世功名不出講道論德之外而文人才士之曠野  
流不足道矣若夫俗士希榮慕寵凡可以爲身家溫飽者  
所不爲至如褫褐疏食對客赧顏解菜羹則爲得志孔子  
所謂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然氣剛動多志節之士  
聞吾言其必有勃然發者世所共聞新振諸生道義  
之氣非徒資一口腹之養已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三

晉人習慣貿遷不知重農積粟往往家累鉅萬而廩無一歲之儲使者奉

命糴賑惟見山農野老負擔和糴平日挾重貲操竒贏之術者朝買暮炊與窮民等古稱唐魏之民長顧遠慮今何貿貿也使者一片婆心不憚諄諄勸諭凡爾有力之家尙留心積儲歲屯千餘石十年之間可得萬石晉地高燥無穞蒸之患邇年出易有增無減遇荒歉則稱貸鄉人而蠲其息白贍贍人兩利之道也或曰微賤微貴者商賈之故智也如公言將有假積粟備荒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之名爲龍斷罔利之計者平時一出一入乘人緩急而低昂其值窮民陰受剝削者不少矣即使稱貸於荒年而權衡子母較量錙銖勢必盡窮民之田廬子女罄歸富室而又因以市德於鄉人任其橫暴凌虐而莫與抗爲害非淺也予曰不然物價之貴賤物操之商賈聽命於物者也糴者多則不賤糴者多則不貴此常平所由名也縱使權衡子母較量錙銖不愈於坐視捐瘠乎且吾所以勸諭富民者非徒爲窮人計也每見富商大賈驕活恣睢無所不爲曾幾何時有身罹水火盜賊牢獄之慘者

矣有一再傳而子若孫沿門丐食展轉溝壑者矣多財者怨之



庭而况以刻削得之耶然則爲若輩計有可以免於禍而亦不  
失其爲富者莫如舉惇入之財而順出之順出者非必傾所有  
以予人也宮室臺館裘馬優妓宴遊逸樂之暴殄歲盈千萬省  
其一二可活饑凍垂死若干人天生財以養民止有此數而富  
豪暴殄以供宴遊逸樂之用是所暴殄者民命也非財物也有  
不干天譴者乎若以其暴殄者活垂死之民於已無損而邀福  
於天者必多利孰大於是乎商賈能體吾言方惶悚股慄求所  
以懺其愆尤而免於天譴所謂乘人緩急以爲利而權衡較量  
剝削其鄉人者不禁而自息矣商賈利察秋毫而於其大者反  
不知務無有以禍福之說告之者也今而後將以吾言爲龍斷  
矣

自辟雍鐘鼓之化衰而浮屠以空虛寂滅之學鼓簧東漢愚夫  
愚婦趨附響應以迄於今安得大成金聲一發猛省耶雖然世  
固有釋其名而儒其行者不大愈於儒名而釋行者乎此先儒  
韓文公所樂得而稱道也定慧僧■始其人歟■本儒家  
子自幼薙髮爲僧稍長涉獵儒書氣宇春容爾雅如文人才士  
一日詣予乞爲募鐘引予不文又不樂爲僧道募疏拒之再而  
■請益固不得已爲握管焉夫五行各有定質而金獨從革  
革而爲鎛銓爲鋤犂農資之爲斤爲削工資之爲斧錡錢刀錐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四

錯凡民日用資之而其上焉者莫如樂器而樂器又莫如鐘鐘  
之音宮律應黃鐘而爲八音之主蓋天地之中聲於是乎在也  
顧鐘之用不一而明堂而清廟而郊壇瞽宗懸以虞業飾之崇  
牙夔乎莫以加矣次則更樓戍閣以警夜而衛民其功良不淺  
若夫梵宮佛寺與木魚紙幢伍價斯下矣吾聞釋氏鐘鳴則百  
神合怵鬼下拜斯說雖誕而於幽格鬼神之義爲近似又聞崖  
谷多魍魎及鷲虫爲民害聞鐘聲則警而遁由前之說幻而近  
實由後之說則確乎有據持此以募金固不必侈福田利益之

久而孱靡囊事者衆矣大錫曰飛花曰雨皆憑虛幻影而鐘

明獨不失乎其實是猶辨名而儒行者之公而不濫乎  
請予也奇聲爲之介奇聲工吟咏喜論古今得失事是又釋而  
深於儒者其以吾言爲何如耶

朱文端公集

卷二

望

論性而言情與才自孟子始才者才力也才幹也性發而爲情才則効能於性情者也仁能愛義能敬禮能讓智能知凡天下萬事萬物莫非此心此理之良能而有不能者非不能也不用其能也此孟子之所言才乃天命之性之才也成性以後理麗於氣氣有清濁之分才亦隨之姑息非能愛也而不可謂非仁鹵莽非能斷也而不可謂非義善反之則其所不能者正其所以能也此程子之所言才乃氣質之性之才也氣質之性之才有不善而天命之性之才則無不善故曰爲不善非才之罪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聖

集中有云孟子所謂才卽程張所謂氣質淺見於此不能無疑變化氣質固存乎人然當其始則氣質固不能無咎焉豈得謂非其罪乎况孟子旣以情驗性而斷其爲善若以才爲氣質則當云若夫爲不善乃氣質之故不當云非氣質之罪也至云善正從相近處見相近亦正從善處見二語最爲醒豁顧愚更有進者善不但從相近處見亦可於習而相遠處見所謂相近相遠者如分途各出一上一下上者愈上下者愈下漸行漸遠或相什伯或相倍徙或相千萬而無算者其原頭總從一路上來

存原是兩路又何從較其遠近乎周子通書云性者剛柔善惡

申而已矣有生之初剛善柔善者去中無幾卽剛惡柔惡亦未  
至於甚遠迨習焉而各隨其性之所近而一往莫返不但惡者  
益惡而善者亦流於惡矣然姑息鹵莽都由仁義而起非仁無  
緣得愛非義無緣得斷非愛與斷無緣得姑息鹵莽惡者善之  
惡也知惡爲善之惡益知性之無不善矣因讀大集觸類及此  
未知有當否

朱文端公集

卷一

四

檢名儒傳似宜少爲增損西京儒者掇拾斷簡於灰燼之餘  
厥功甚巨如高堂生之傳儀禮杜子春之傳周官微二儒者後  
世欲聞先王禮制可得乎毛萇說詩本大小序與尚書左傳儀  
禮往徃相合朱子亦多採其說明經之功詎在鄭賈下此三儒  
自唐宋來配合誓宗不謂之名儒不得也若東漢桓榮雖博綜  
經術而論著無傳兩漢如桓比固自不少錄之不勝錄也又傳  
中稽古之力爲學之列語甚鄙陋未可爲訓他如曹褒慕叔孫  
通定漢儀志趨卑陋謂之禮經功臣可乎荀淑亦可不存或列

朱文端公集

卷二

聖

荀爽於各臣荀淑附見可耳黃憲言行無可考而當時諸賢達  
無不悅服奉爲師表然以十四齡童稱比之復聖顏子其誰信  
之竊意魏晉名士風流清遠見者無不絕倒憲豈其濫觴歟陳  
蕃云三日不見黃生鄙吝復萌凡放曠者以拘謹爲鄙吝故下  
壺謂執鄙吝者非壺而誰然則陳蕃周舉之於黃生其所悅服  
者蓋可知矣論古而苛求刻駁固非厚道然錄名儒傳則不可  
不慎郭泰言論風旨亦微近曠達漢末諸君子風節凜凜雖過  
泐滅頂不失爲舍身取義必以置身事外者爲賢亦未爲通論

見泰已隱居不仕而周旋於世且與諸名流交相標榜此亦惟

黨禍幸也王充之論衡徐幹之中論與六經之旨有無發明  
未可知二儒立傳則宋以後之遺漏者多矣以上漢儒宜增者  
三宜刪者七自漢以後學者崇尚虛無以儒爲筭典文放棄盡  
矣東魯范宣獨能於波靡陸沉中毅然以儒自命同時豫章太  
守范甯亦力闢老莊而宣之刻苦勵行尤勝於甯甯已立傳宣  
宜並錄又梁皇侃經明行修所著禮經解孔疏多引用之南北  
朝儒術陵替存此以備一綫可乎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巽

范文正公自政府出歸姑蘓搜外庫惟有絹千疋錄親戚及閭里之舊散之皆盡曰族黨見我生長初學壯仕爲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予嘗讀此不禁流汗面赤自予總角入塾輒爲族中長老所愛憐明子伯嘗語塾師曰此吾家千里駒也爲我善教之年二十泮遊舉族來賀長老咸謂所望於子不止是也丁卯迄癸酉三次試鄉闈斗米隻鷄之贈甚夥吾家赴試者不少而予獨爲族人所親厚比計偕北行長老送予門外慰勉丁寧依依不忍舍迄今一記憶不覺淚下也越十年歸里舉族爲置酒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七

食自後歸省者三丁艱者再族衆爲鑿錢助喜聘喪不一而足而予歷官三十餘年曾無尺帛之贈此所以汗流面赤於范公數言也或云世有挾富貴以驕宗黨宗黨欲得一見其面而不可得如錢公輔所云者公和平坦易親親長長如未仕時見人急難歛噓歎息解衣分食以恤之又立祭田學田率族人以報本追遠培養後學公何負於族黨歟予曰不然禮曰問疾弗能遺不問其所欲見人弗能館不問其所舍註曰辭口惠而實不至也予於族之急難者歎息歛噓卒無濟於其人之饑寒非所

謂口惠而實不至乎又與於挾富貴驕人之甚者也先人昌胤登



田族中踴躍佐助者甚多學田所資纔千金經營生息皆請值叔昆季之力也予何與焉雖然予聞贈人者或以財或以言予何以贈族人於貧者則曰勤且儉以自力於衣食貧不足患也於富者曰隨分周恤冥冥中有佑之者矣或曰公不能恤族而勸人周恤徒貽口實誰其從爾曰予之不德予知之矣所以勸勉族人者爲貧者計實爲富者計也幾見有好善樂施而不長子孫者乎况族人雖歷數十世其初則一人之身也凡人父母祖父母沒則以不得侍養爲恨有及事其高曾者則又相與羨之至於五服之人多坐視其困而莫之惜甚而身享溫飽而親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哭

兄弟有饑且寒者吾以爲此人卽有父母祖父母高曾祖必不能養縱令能養而高曾祖父之子若孫饑且寒高曾祖父食能下咽乎由此推之上至於百世苟懷木本水源之思未有不惜其族人者也比聞吾鄉連年歉收族中枵腹待斃者十之一二而倉庾陳朽閉而不發者亦間有之噫何其忍也顧咸正賑荒問答云饑民一日得米數勺可以不死計一歲每一石可救一人不死荒年珠粒僅有此數不在饑民腹中則在富室廩庾中今閉一石不發必有一人死者閉十百千石不發必有十百千人死者矣然則除日給外其餘廩庾中陳陳堆積者皆堆積死

人皮骨肉腦髓也夫省一酒食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交際之費可活幾人省一簪珥衣被之費可活幾人省一佈施僧道禮拜神像紙錢牲牢之費可活幾人以種種活人之物而靡費於無用之地以爲豪舉是合數千百死人之皮骨血肉腦髓以爲豪舉也忍乎不忍乎吾嘗推其說以爲穀粟者天所生以活人偶寄吾廩庾中耳而吾乃竊據天之所以活人者轉而殺人殺人者死而况殺數千百無辜之饑民罪深孽重必有奇禍近於其身遠於其子若孫是廩庾中陳陳相因者非徒堆積饑民之皮骨血肉實堆積其身及子若孫之不測奇禍也由此言之則

朱文端公集

卷二

完

救災恤患施之泛泛途人所不容已而况吾一本耶予嘗書此以自警併示諸子弟以動其惻隱之心今以勸勉族之伯叔昆季較金帛之贈爲何如也

江右文章節義代有傳人邇雖日就衰替而後來之秀可造者不少所賴當事諸君子培養而振作之耳然禱祀求而未得好之不眞爲之不力且百慮櫻心置千秋盛事於膜外求其好士右文實政實心者憂憂乎難之先生自臨蒞以來軍國要務吏治民生鴻纖畢舉亦旣戶頌而家祝矣頃乃遴選十三郡能文之士二百有奇肄業豫章書院其不在所選之中而願來學者又百有餘人一體給與廩餼而教育之又特疏請增質興解額比於京闈凡以鼓勵人才廣國家菁莪棫樸之化意良厚也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非好之眞而爲之力安能若是乎顧惟士所貴乎讀書者窮理格物明善以復其初耳非欲其博聞強記以資口說工文詞已也

國家以制義取士雖程朱亦不能廢此而不爲然制義之設所以闡發六經之微言必於聖賢義蘊研精熟習體察於身心之間而實有所得而後能津津言之有味此取士之法所以寓課行於衡文之中以求得眞才實學而用之也今之士子朝夕誦誦未嘗一體察於身心及擗管爲文則多方揣摩曰如此而元

如此而世是以文章爲邀榮之階歸其名市井其心可恥孰甚

乎習俗日久人不自知其非必得名賢爲之師一言一動以身  
示教而又慟慟懼諭以義利公私之別以動其羞惡之良使  
反其揣摩舉業者曰孜孜於聖賢之學斯可挽回積習無負先  
生教育人才之至意矣昔胡安定教授蘓湖凡遊其門者不問  
而知其爲先生弟子象山於白鹿洞講君子喻義章聞者爲之  
涕零是故非擇生徒而教之難擇教生徒之人爲難也先生嘗  
寓書聘錢塘沈位山先生矣位山浙之名儒也位山辭而後別  
聘其人必位山匹也而先生於政治之暇又時臨講習諄切開  
論分別勤怠學有進益者輒加獎勵不率教者黜之從此人思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策勵有造有德西江人文彬彬日止矣抑弟更有請者明儒配  
食誓宗者四餘千新會皆出崇仁吳康齋先生之門先生研精  
義理玩心高明霽月光風有吾與點也之意胡之主敬陳之主  
靜蓋學焉各得其性之所近而靜之流弊至於專尙自然則朱  
易而紫非青出於藍也顧餘千祀新會亦祀獨崇仁不與豈非  
缺典正嘉間陽明良知之學徧天下吉州羅整菴先生大聲疾  
呼力排異說先聖微言賴以不墜厥功巨矣乃學宮舍整菴而  
列陽明其何以訓乎

俞旨此千秋斯文之幸非徒西江之光也而樹之風聲以勵後學  
使法其鄉先生以無背於正學其裨益學校非淺矣復聞纂修  
通志徵文考獻顯微闡幽俾山川文物昭垂史冊誠盛事也吾  
謂忠孝節義及山林隱逸之士所在不少必博採廣搜登之志  
乘以發潛德之光斯爲盡善然有司視此爲具文教職以是爲  
利階而芳行碩德之得達於上憲者少矣吾謂卽以咨之書院  
諸生使各舉所知既得其人而後訪之輿論行令有司查明事  
蹟具冊結報倘所舉有未盡實則諸生之賢否亦於此得其槩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矣

察諭里長之弊及革除之法不揣冒昧請言其槩里長者一里之催頭也十田爲一里按年輪充以一甲之人催九甲之糧投款取保三口一次應比按限守櫃守倉奔走往來催攢之耗財耗力已屬難堪况兩稅經承有費區書畝差有費修倉鋪墊有費領散歸補出陳倉穀有費拆封有鋪堂費上役退役有費科場有棚廠費新官到任有修理衙署費種種誅求約一百五六十金不等卽以敝縣論向來均役每甲以糧三十石人三十丁爲率歲久盈虛消長參差不齊有浮於原派二三二者有虧缺十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之六七僅存數石數丁者有糧多了少者亦有丁多糧少者舊例差費丁糧各半如需銀壹百丁派五十兩糧派五十兩亦有以一丁並糧一石出費者如石糧出銀一兩一丁亦出銀一兩糧猶可也丁之苦不堪言矣弟家五服以內承充一二兩甲五十二兩年弟家居正值連年里長眼見族中有孤子無依田無寸土屋無寸椽派銀至三四兩者雖鬻其身不足以償其他變產其役者不知凡幾此高安里長之大槩也若新昌里紳矜例不承役一切費用盡出窮民苦累尤甚然苟幸一年役滿無

正項也欠無未完雜需無變遷至酷生賦之慘酷則亦相與額

手種慶謂不幸之幸實意料所不到也是故衣食相足之農民  
先二三年輒省衣減食銖積以待其貧者屈指咨嗟曰不數年  
而大差又值矣爲之柰何南方春夏之交時氣傳染每有瘟瘧  
之症幸而不死辱羸僅存皮骨俗名此疾爲當里長卽此可知  
里民之苦難矣十三郡中役費之輕重多寡不同未有脫然無  
累者惟建昌之南豐南康之建昌向來革去里長地方至今蒙  
福他邑有無革除弟離家日久未能盡悉或云但須禁止陋弊  
止令承催守櫃然勢有不能者吏役之奸黠雖賢明父母難於  
盡察且循良不可數得弊端久而復萌莫若盡革里遞使役不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見民民不見役爲拔本塞源之上計也來書云有小民願充里  
長者此必多丁多糧之里甲丁糧雖多出而任役者不過五六  
人愚農不能任商賈執業之人不暇任紳士不許任其任者類  
能書能言身閒無事之人有爲衆人推引辭之不得者有慷慨  
樂事衆人阻之不能者辭之不得而充者費力而不費錢慷慨  
樂事者豈惟無害且以圖利派多用少假公營私其爲里民累  
抑又甚焉又多事紳衿及在城不肖之徒結官交蠹每以革去  
里遞爲失利向來瑞守李公祖亦有詳革之議爲此輩流言所

惑遂爾中止所望先生鴻才獨斷法在必行萬世之利任此一

舉至革里遞用滾單必先有花戶冊信如尊諭敝鄉聚族而居花戶細冊開造容易但令本年甲辰長逐戶查編先出下曉諭嚴禁冊費有抗違者嚴拏究處不貲月間冊可取齊矣弟至愚至拙於吏治實無所知惟念敝鄉凋殘日久幸得一代名賢秉節在上未及三載釐奸剔弊百廢俱舉出湯火而登衽席百餘年未嘗有此是以前札冒昧竄陳不蒙督過而殷殷下詢敢縷述數年前所見陋弊迂拙之私欲爲之木梓久遠計若此時風清弊絕役猶不役也雖不革除亦何害焉

朱文端公集

卷二

書



里中之社山水港港西林山皆吾同姓巨族而社山與吾家居  
比廬耕並隴啓戶而出比肩錯趾喜相慶憂相弔有無相通歲  
時臘社相宴樂學士文人晨夕與居相切摩數百年中未嘗一  
人一事牴牾而譜牒卒不通者前當兵燹瑣尾之後掇拾殘  
闕補綴成書子孫各保其先代之說無所援據而歸於一也吾  
家譜作自參政慕菴公序云將歸謀之宗人社山水港會而正  
之蓋其時公以兵曹督稅山海關譜成不自必其爲信書也社  
山譜自大僕密所公序云里中有祖孫父子科甲蟬聯者相傳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並爲一本稱宗爲十三念子孫蓋謂吾家也又云亭評公譜載  
念二十三兄弟僉曰念所謂十三念或在茲乎按社譜茶院環  
公下爲廷僑爲致魯爲惟甫惟甫子愛擇愛振孫貴納貴絢數  
傳而至慶炎爲高安祖吾家譜廷僑生一昭元昭元生惟甫惟甫  
又名景生光庭數傳而至弘毅字慶公先伯父嘗云社山誤以  
弘毅公字爲名遂至前後錯舛然慶公之爲字爲名究無稽焉  
浙中多朱姓最著者海昌之花園蓋一陽裔也嘗索其譜觀之  
茶院迄惟甫與吾譜同惟甫子二長一魁次振振子絢爲徽國祖

無致仲愛澤各又惟則生托及揆揆子光庭此又與吾譜同而

異焉頃吳中士人以朱氏宗譜四手卷求售一繪唐茶院朱賢忠靖徽國凡四像一誥勅唐迄宋合二十通一記序皆宋名儒爲忠靖徽國作也一系圖載泮生瑋及環瑋五世孫爲光庭生子諤諤生忠靖下注某年卒賜葬會稽剡山子八人而吾譜所稱弘毅公不與焉考史傳諤又名緩秀州華亭人其非偃師之子蔡州之父可知矣吾家舊譜相傳忠靖手編合宋儒序引具在意參政公重輯時舊譜雖殘猶有存者卽不然以公之賢而文豈漫無考據而爲狄武襄之所不爲耶顧有疑者史稱忠靖出知洪州改江州都督淮陽呂頤浩力引入拜尙書僕射同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七

平章事以憂去起復右僕射兼知樞密院事又數年秦檜秉政自劾罷家居八年卒而吾家譜載公知洪州遣子夏炎贅筠之雷氏公從以老卒葬石坑似不若賜葬會稽之說爲近是已太僕譜本豐城豐城本歙州然致魯愛澤已不啻魯魚之謬矧豐城之與歙州共同其異未可知歟嘗閱吳松沈莊譜自南度始始祖下至前明中間名諱多逸沈莊爲江南朱姓之望代有名儒由明迄宋爲時未久無難廣搜博考而缺焉不備蓋慎之又慎也今吾里中同姓一本無疑欲倣沈莊例會校諸譜同而信

妨分分而未嘗不合之道也請以質之社山水港諸昆季以爲

何如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予作譜例嚴以正詞簡而盡庶信今而傳後焉而有未協者如  
立後之說是已禮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同宗  
者同大宗也必大宗而後可爲之後明乎小宗之不可爲之後  
已何爲不可爲人子者舍是父而父人非得已也小宗有四祖  
遷於上宗易於下非若大宗之百世不遷也父之宗子無後卽  
以宗子之親弟主祖之祀若祖曾皆宗子則祖曾之祀皆主之  
而無後之宗子附祭於父再傳與其弟並祭於廟亦至五世而  
遷焉若高祖之宗子無後則曾祖之宗子主其祭曾祖之宗亦

朱文端公集

卷二

五

然是高曾祖父之宗子可不爲之後也可不後而爲之後是亦  
不可以已乎同宗則可云者爲爲後者計所後之人也其人可  
爲之後矣而後與計爲後之人故又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  
子可也何取乎支子適子自爲小宗不得舍其宗而後大宗故  
取支子或曰宗者尊也族人之所尊事也以平日尊事小宗之  
庶子一旦立爲大宗向之爲所宗者今皆備而宗之亦覺不倫  
况世祿之家統緒相承正宗絕而旁親入繼必取庶而舍長勢  
必越親而及疎有如甲爲宗子無後弟乙惟一子將舍乙子而  
立從兄弟子抑或從兄弟亦止一子之而立再從三從或親盡無

明之子以親屬所遺之爵祿移之踈遠無服之親此爭端所由起也况此踈遠者又非一人者乎予曰就後代人情言之不無此患然人子之心惟知有父苟始祖之祀不絕則天性之至愛有非他端之所得奪矣先王制禮以順仁人孝子之情而不強其所不能禮制定而不肖者亦範圍於其中而不敢過彼較量尊卑踈戚之倫爲世爵世祿計者由禮教之不明也禮明而此患息矣或曰均子也天性之愛適庶何以異焉曰子雖百而爲後者一也支子非樂違其父然本不爲父後不得已而後大宗猶之可耳知此之猶可明乎非此之必不可矣顧猶有慮者同

宗無支子奈何曰以長子後大宗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此通典田瓊論也漢石渠議亦云大宗無後族無庶子當絕父以後大宗竊意絕父以後人人子之所大不忍也古者天子諸侯之繼統宗社爲重無論長幼適庶擇其親而賢者立之雖絕其父後所不恤耳若士大夫之家雖大宗不可無後而所生必不可棄禮云喪有無後無無主宗子無子而同宗無支子可立則以長子攝主喪祭俟後有支子而立焉可也卽支子必不可得立同宗之庶孫爲宗子適孫亦可也又何用

絕人之後以爲後乎何必尊人之宗以繼宗乎今宗法廢立後

者不分宗與庶貧無立錫則已但有田數畝屋數楹則必擇子而繼而旁親之利所有者且爭爲之後甚而累訟不休風俗之惡無過於此孔子等爲人後者於賁軍之將亡國之大夫先儒每以爲疑嘗試思之屬毛乎離裏乎有三年之愛乎孰非人子獨降爲期於女安乎而有不得不爾者後大宗子也後大宗子者後宗子之父之祖之繼別之宗也父厭於祖宗故隆彼而降此不然而後非所後是父人而自絕其父矣比之釋氏之空桑妾婦之外成何異焉其可恥且不止賁軍亡國已也田汝成云昆弟異居者當立後幽以慰死明以養生敦藥倫彌禍亂也竊

謂生雖異居死得祔祭烏用立後卽夫亡遺妻以從子養世叔母無不可者邱文莊謂有大名顯宦不宜絕此寓賢賢貴貴於親親之中庶幾近是然必實有德業聞望爲國家光若不虞之譽非分之榮無足算也惟生時以序縱養者鞠育之恩等於毛裏卽爲之後而降其所生之服猶之可耳然有繼後自生子者爲後之子得歸本生所後父母卒無論親疎服不杖期抑或出繼後親兄弟沒本生父反無嗣者亦當歸宗而附所後於廟他日以衆子嗣所後爲適孫又吾族有貧而鬻子於族人者名曰乞養乞養子者不必已無子有子而猶乞養欲資其力以衛家

耳親子成立養子當還本生今乃一粟書繼不知繼者絕而續之謂也有子而書繼不祥莫大焉先曾祖未生先祖時養叔房朝信公爲子向亦混載曾祖下今欲改歸本生而朝信之父不可考不得已書撫叔房子而族之乞養子者遂執此爲例惑矣曩赤城公欲以吾叔弟焄後伯君馭公仲弟焄後伯子彙子彙乃先叔祖縉雲公養伯房子爲後者也今立譜族人以子彙可不繼君馭不可不繼吾意亦以爲然乃請嚴命則曰若所謂非禮之禮也長子不可絕者以傳重也吾兄卒時先人方壯盛後十年始生吾又六年先人卒兄雖適長未傳重也夫何後焉况

朱支端公集

卷二

空

非大宗子於禮原不得立後耶衆默然卒不能以是律族人也至世族應繼之論不一有謂後伯必仲之仲子無則叔之仲子不得越仲而及叔亦不得越次子而及三四子後諸弟必伯之仲子伯無仲乃以次及仲叔季子亦有謂繼兄弟子必從其多者又謂長子外惟所欲繼凡諸臆說不載經傳而於理無大謬惟長兄子有時年長於繼父以之爲後似屬不倫至若一人而兩繼三繼一子而繼彼繼此又或獨子繼人無子繼私此皆從財而起見滅情悖理之甚者也今立譜於此類再四譬臆正

其五六而有未能遽爭者姑從之而爲之解

族譜辨異

族譜刻將竣進諸子姓而告之曰自宗法廢而譜尙矣顧吾輩懼夫譜立而族屬眞僞益雜然莫辨也寒門以趨勢而冒宗世家以納賄而賣族一議立譜主者坐而居竒附者趨若走市列昭兮穆硬排生插勢不至胡帶令諸繫葛不止吾族自漢司農公至宋忠靖公凡三十二世雖舊譜詳載世次而考之史志多不合故槩從闕疑自忠靖公傳六世爲十三建子孫支派繁衍稽考爲難向來紀系者獨譜吾坡山而他與蓋慎之又慎也坂山自始祖茂翁公迄軾輩爲世十五某爲某祖某爲某孫無

朱支端公集

卷二

七

難歷歷指數焉雖然吾烏知吾後人之不附世而冒宗乎吾烏知吾後人之不納賄而賣族乎是不可不愼其防而嚴爲辨也如智夫傑夫二公爲上房祖厥後轉徙莫知所適今有冒二公裔而來者將以爲是乎非乎他若季房聚族於楚韶公支某某商滇華公支某某商黔指不勝屈也萬一有稱某某後而歸者將信以爲然而收之乎漢昭帝時有男子乘犢詣闕自稱衛太子公卿雜識不敢發言雋不疑後至叱從吏縛之曰果爲衛太子亦罪人也先儒稱其處事應機合於古人矣無故而捐親戚

乘廬葦使其先駭而莫饗是不孝之尤也縱使復我邦族亦何



類人先人之廟派

某孫耶義甫公住沙州裡其為吾初疑然自公建朝

慶中問八世名諱失傳惟朝慶生歡光赤城公草譜

址甚悉今其子孫收入義公支下令入廟與祭此外

後者皆偽也叔房居下碧田者僅存朝和朝積昆

之六宅世司龍舟為吾族役者也又世恩錄載港西

桐墅則伯長房應煇公所暫居後仍返祖宅非他

所得而托也種種疑似不勝釐辨而可類推自今以徃傳之

世子子孫溯流窮源脈絡井井不獨他氏弗得冒即遠宗

朱文公集

卷二

十四

而異其有不肖輩附勢納賄妄為組合攀援者吾

是為辨

